

## 【拒绝流行】知识忽悠

岁末年初,一些号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教父”的人在各种场合布道,这些所谓的二道贩子,自己一上没看几本硬核的书,在知识上没什么贡献,却俨然一副教父模样,攒几个段子,引几句名言,说几句俏皮话,团队设计几个“金句”,说这就是知识,教别人怎么求知。一篇文章说《学习没有捷径,知识付费四大“天王”走上神坛》。其实从来没什么天王,没什么神坛,都是朋友圈吹出来的罢了,生意和营销而已。一群没知识的人制造知识焦虑,然后向一群更没知识的人割韭菜收智商税。

求知不是付费和扯淡的事,书呢,是要自己去看的,求知是辛苦的、一个人的事。让人担心的是,现在有些人基本不看书,而是满足于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把互联网上获得的那些碎片化和野鸡化的信息当成知识和理论,把名人鸡汤和抖机灵的奇葩说成知识,然后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结构建立在这种网络根基上。这是很

成问题的,厚积才能薄发,有完善的知识体系才能有健全的判断,碎片化的网络知识带来的只会是肤浅同质和情绪化的思考。

徐贲在《阅读经典》中提到,互联网上获得的巨量信息造成了拉里·桑格所忧虑的“知识贬值”现象:全世界互联网服务积累的信息越多,信息越是容易获得,比较而言知识就越不稀奇,越无吸引力,我担心互联网已经大大削弱了人们对知识独特性和知识为何值得追求的感受。桑格说,信息的超级丰富,其实让获得知识变得更困难了。确实,这也是我一直强调阅读方面“互联网-”的原因所在,做减法,不要养成对网络二传手、电视节目中油腔滑调“快思手”的依赖。

胡适曾狠狠地批评过同时代的一些评论家:天天打牌吃花酒,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那些所谓的“知识教父”,多是如此。靠一个真滑的头脑去忽悠,忽悠里夹一两句正确的废话和鸡汤,你就当成了知识。

## 【彼岸听涛】

## 聂华苓,缘聚爱荷华……

人与人相遇都是缘。

20年前,初抵美洲新大陆,就拨通聂华苓老师电话,电话中传来她热情的带有乡音的快人快语,那份爽朗化解了年轻人初到陌生国度的忐忑。她邀我去爱荷华,当时我是多么想去!但人生地不熟,没有方向感,也没有车。虽错失良机,心里始终有女神的存在。那份真挚之情一直在激励着我。岁月流转,因文学而前缘再续。为筹办华人文学国际论坛,组委会拟邀聂老师来美西演讲,她说自己年已九十,无法远行。但依然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的聂华苓,1967年她和丈夫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超过1500多位作家参加。包括大陆作家萧乾、艾青、丁玲、王蒙、茹志鹃、王安忆、汪曾祺、冯骥才、北岛、苏童、莫言、迟子建,台湾作家白先勇、余光中、陈若曦、陈映真以及香港作家潘耀明等。那些来过爱荷华的作家朋友至今与其仍保持联系。据说王蒙、王安忆、莫言、迟子建等都来过。

法国文学批评家谛波岱认为:“小说家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而在赋予可能性以生命。”聂华苓著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等,其中《桑青与桃红》被列入亚洲小说100强。共出版中英文作品22部。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的作品承载了她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一代华人走向世界的艰辛历程。她的个人史是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缩影,她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 【含英咀华】镜子和天平

长篇小说奖的评判面对的,著名博士生导师在“残酷”的五月要审阅的,动辄是十本八本每本二三十万言的巨著宏文;除非这些高貴的读者高智超人,能超高速阅读,一目百行且过目不忘,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通读这海量的文字?

写诗,重视字字珠玑的锤炼;写小说,也有运用象征、前后呼应等种种要求。这些非金睛火眼的细读是看不出来的。至于读论文,高貴的读者一目百行,就能看到正文、附注、书目各部分有无错漏?《文心雕龙·论说》要求的“锋颖精密”、“弥缝莫见其隙”,他们都能分辨到?金庸亦报有名言:“事实不容歪曲,意见大可自由。”评论性写作,如果有事实的错误,由此引申出来的评论,怎能够客观公允?《文心雕龙·知音》论批评的难处、态度和方法,有“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金句。

“照辞如镜”的意思是批评家要真确地认识作品的内容,然后作出公允的评论——即“平理若衡”,像用天平一样来衡量表现高低优劣。

我们都认为公正、公平是处事论事的准则。公正的“正”,这是“正确”之意;哪有前提(事实)错误,却可以推断出公平的结论的?评判小说和审阅论文的高貴读者多矣,不负责任的超高速阅读少吗?1996年西方学术界轰动一时的“骚哥闹剧”(Sokal Hoax),因为美国一高级政客近日口口声声的“hoax”字,而使我记忆犹新。此闹剧的因之一正与儿戏的论文审阅有关。

各种小说评奖一年四季在热闹地进行,论文审阅的“残酷”五月为期也不远了。评审,要审慎,要好好运用“镜子”和“天平”!

## 【昙花的话】

## “哲学家”榴莲

每回看到被誉为“南洋果王”的榴莲,便觉得它像个哲学家。那一根根讳莫如深的尖刺,宛如它内在思维的具体呈现;至于果肉嘛,就是“哲学家”高深莫测的“语言”了,每个人对它都有着不同的“诠释”。

它气味浓烈,百里可闻,土生土长的南洋子民疯狂地爱着它;其他地方的旅客呢,反应则各各不同。胆小者裹足不前,最终以“壮士断臂”的勇气吃它,但总是小尝一口便落荒而逃,从此与榴莲势不两立。

那些态度客观者,把“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发挥出来,静静地尝了一个又一个,将那种奇特的感觉藏在心里,回国以后,再化为具体的文字。在他们笔端的渲染下,“南洋果王”或意气风发地扬名海外,或形象萎靡地遗臭万年。还有某一类食客“另辟蹊径”,有意尝试,又受不了那气味,比方说,有个四川朋友,便用榴莲蘸着辣椒一起吃,这种狂放诡异的结合,恐怕比初恋的滋味更令人难忘吧!

记得有一回,带来自英国的好友外出,途经榴莲摊子,她掩鼻说道:“哎呀,新加坡的公共厕所怎么臭成这个样子!”我给她买了一个榴莲,她抵死不吃,频频讨饶。我问她:“以后你还敢逼我吃臭烘烘的蓝奶奶吗?”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不敢,再也不敢了!”哈哈,榴莲总算为我报了一箭之仇啦!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旅游风气的普及,榴莲也成了许多中国游客的心头大爱,在榴莲飘香的季节,园主纷纷将上品榴莲空运到中国去。坐在机舱里的“哲学家”意气风发地想道:“嘿,我终于熬出头了!”

榴莲漂洋过海,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吧?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别处生活】分配信任也意味着分配责任

在Airbnb和Uber等公司迅速兴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分布式信任的力量。通过实施同伴评审系统,这些平台已经使亿万人做出曾经无法做到的“信任跳跃”:让陌生人住进你的家,或进入陌生人的汽车。借助分布式信任,我们也应该自担责任,平台只不过是个撮合者和集聚者而已。平台的责任的归属问题眼下已然凸显,显然的分布式技术加持并与AI元素相结合时,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分布式信任远非万无一失。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道德上和伦理上的,而并不是技术性的。在急于拒绝旧事物而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最终会在错误的地方太轻易地投入过多的信任。

分布式信任使我们在一个

## 【不知不觉】重新认识

2020,出现在各种新年卡片里的标识,有点“科幻”的意味。一个新的年的到来,不会将时间抽刀断水,划分出界限的两端。但有了标识的时刻,感觉中就摇荡着短暂和永恒的两极,时间的刻度因此散发出令人有些焦虑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作为编辑的日常,从过往延续至。2019年底,在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的研讨会上,巴金先生作为创作者和出版家的两个侧面,被一一列举。记得曾经阅读抗战时期巴金先生的札记,即使在广州大轰炸期间,他去往的是印刷厂和邮局,寄出编辑出版的刊物和书籍。

巴金和靳以是《收获》的创办者,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在北平办了《文学季刊》《文学月刊》和《文丛》,后来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把曹禺等一批年轻的写作者推上文坛。1949年12月,巴金创办了平民出版社,主要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之后的1957年创办《收获》。《收获》的《发刊词》说,《收获》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靳以认为,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老作家”都是有些受压抑的,不知道该怎么写才能合乎新时代的人。而巴金是在时代许可的情况下,来保护、珍惜从五四以来传承下来的文学力量,努力来接续上断裂的现代文学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获》是当代的刊物,可是它的血脉往前追溯到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精神。”

评论家谢有顺则说,鲁迅、巴金这样的作家,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身上背负着精神重担——背负着绝望、黑暗,背负着愧疚、忏悔,他们这样写作,也这样活着。巴金说:“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这说起来似乎简单,真正做到其实很困难,于是今天纪念巴金,就是要回忆这样一个人,认识他的为人与文背后隐藏着的诚恳和力量。

## 【横眉热对】告别2019

年年告别,年年欢庆,世之常情,人之所愿。

新世纪过了十九年,分崩离析的现实日渐明显。逆全球化席卷各

国,既表明二战后所建立之“雅尔塔体系”不再适

应形势之发展,也确证新秩序正呼之欲出。我们有幸,处

于此一重大转型之关口,切身体验新旧交替之灿烂,以

及可能的风险。

我是艺术界中人,对艺术风气之变化深有体会。本以为艺术乃纯洁之物,但凭此纯洁而去混吃混喝,过去岁月中,居然不少在少数。因此,正本清源,现场打扫,遂成为重新张扬艺术精神之常态。过去一年,艺术界让人宽慰之事包括:“天价”开始成为过去,以为一幅画一件雕塑必须抢尽天下人辛苦赚来之钱粮方为上品,拍卖行尽是冒充热爱艺术喜好收藏之炒家,也终于露出一

脸苦相,让平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赞。还有,

凭借职务哄抬画价也有所收敛,个别掌握协会权力

把会员资格变成交易的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各大美

术馆馆长彼此交换展览也有所收敛。书法界鱼龙混杂,

捞尽窟窿,随处题字,错误连连,或到处表演,不知羞耻,屡屡受到讨伐。

本来,艺术是一门高尚职业,需要付出终生努力,能

否成功还得看天数命运才华。过去数年间,又一些无名之辈,毫无艺术训练,就因为会钻营,很快占据要职,摇身一变,毫不脸红地成为了“著名艺术家”。不少人也因私利或

畏惧,赞扬之声不绝于口,就理所当然地自以为是,装扮

起名家风范来了。艺术风气一旦如此,精神性又从何谈

来?所以,我对发生在2019年艺术界的变化,哪怕仅仅是

些许,持着热烈的态度,并期望今年在这方面会有更大的

动作,以杜绝借名声大噪大捞大捞的恶劣风气。

期待着并满怀希望。

期待着并满怀希望。